

灯下漫笔

## 饺子三唱

管喻

“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年关说饺子，饺子可谓神。一挂爆竹响，万般姿容春。家家煮饺子，户户香盈门。”这首五言诗名为《饺子》，除了开头两句是从网上“荡”的，其余都是我自个儿“生产”的。

诗中“饺子可谓神”，它何以“神”耶？我以为饺子最神的特点有二。一是它的超强诱惑，二是它的超大大威名。先说一。饺子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，它将普天下男女老少一网打尽，全部吸纳为自己的铁粉。它让千差万别的味蕾都异口同声，所有的舌尖都为它折服。天下美食多如星，饺子无疑是霸王。有句老古语道：贵重莫过金子，好吃莫过饺子。无论猪肉饺、羊肉饺、牛肉饺、海鲜饺，还是萝卜饺、莲菜饺、三鲜饺、韭菜鸡蛋饺，不管是荤馅儿还是素馅儿，但凡成了饺子，那都是让人口垂涎的美食！试想，除了饺子，还能找到像它这样一统天下、万众皆赞的美食吗？

再说二。正因为饺子享誉天下，因而它就担当了春节主食天使之大任，有了无与伦比的威名。如果全家人相聚的年夜饭饺子缺了位，咋着看都不像是真正的年夜饭；倘若大年初一不吃饺子，怎么说也不能算隆重地欢度春节。春节吃饺子，已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年俗，已成为我们过年仪式里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，成为深植于我们心底的年节意识。有人还说，饺子是我们永新的故事、永念的乡愁。试想，除了饺子，还有哪味美食可以代之？

简言之，饺子真神！正因如此，多年以来，每至年关，我心中就会情不自禁地唱起饺子的歌谣。这首歌谣所唱，虽然都是过去的记忆和怀念，但它如诗，如画，每唱每新，百唱不厌。今日是癸卯兔年的腊八节，二十多天后便是甲辰龙年的春节。尽管大地白雪皑皑，河山银装素裹，可我们已经闻见了春的气息，听见了春的脚步，感受到了春的躁动。就在这浓烈的春的氛围里，且听我为饺子唱上三段小曲儿——

## 一唱剁馅儿，我把刀来磨

腊月二十九，我爹去割肉。羊肉割回来，精带灌壶酒。娘在院里忙，水洗胡萝卜。萝卜洗净了，冻红两只手。我在磨菜刀，不敢胡乱砍。铁锈磨光光，刀刃亮溜溜。地上铺麻袋，案板搁上头。咚咚咚咚咚，挥刀剁羊肉。羊肉剁碎了，再加胡萝卜。二者剁成馅，调上花椒油。初一包饺子，满嘴香个透……

我上初中后，娘就把每年过年剁饺子馅的任务交给了我。我家过年的饺子素有讲究，那就是必须是羊肉胡萝卜馅的。为何？我不知道。只知道羊肉胡萝卜馅包的饺子十分有味儿、特别好吃。可是羊肉却不好剁，肉里筋筋丝丝颇多，要把四五斤羊肉都剁成细碎的肉泥，一要刀快，二要耐心。娘见我长大，于是就教我剁饺子馅。她说要剁好这一大块羊肉，得花费一后晌时间呢。我知道娘的活儿还有一疙瘩呢，那不是，她给爹做的新鞋，鞋帮还没有纳好哩。我来剁饺子馅，就能让她腾出手做别的活儿。

“会吃就应该会干，哪有会吃不会干的道理？”这是娘的口头禅。她说得对，因为娘只给我指点了一次，我就知道怎样做了。我先把羊肉洗净晾干，然后在屋子的地上铺两层麻袋，把我那块黑红黑红的杏木案板搁到麻袋上。厚墩墩的麻袋可以消音减震，娘教我的。我用磨得锋利的切菜刀先将羊肉切成块、切成条，再切成片。然后分成几份，一份一份用刀剁。刀落下的时候，要把握好轻重：轻了肉剁不透，重了损伤案板。刀起刀落，手腕乏了，腰也酸了，刀面也凝固了厚厚一层生羊肉。这要用小铲把它铲下来，不然剁着不利索。待全部羊肉都成了肉酱，这就该把胡萝卜和大葱也切碎，跟羊肉放在一起剁了。它们什么时候变成泥膏状的混合物了，这就该把它收到一个瓷盆里了。娘用锅熬了半碗花椒油，趁热浇到瓷盆里，再搅匀拌匀。嘿，喷香的馅儿就做好了！

## 二唱擀皮儿，我将技巧学

初一早早起，穿上新棉衣。舀盆温温水，手脸仔细洗。群响放鞭炮，满院腾喜气。双腿跪地磕砖头，给爹娘行个贺年礼。开始包饺子，我来擀面皮。我娘和的面，搓条切成剂。剂子有点黏，撒些白面粉。枣木小擀杖，精巧赛如意。“面皮要擀圆，薄厚要统一，揪要使笨劲，学会巧用力。”娘拿擀杖作示范，我把要领牢牢记……

娘教我学擀饺子皮的时候，我只有十来岁。娘说让我学会擀面皮，她包饺子就轻松了。否则，她一人连吹带打，劳累不说，更拉长做饭时间。自小到大，我常见娘包饺子。我认为包饺子是个技术活儿，可擀个皮儿不算事儿。不就擀擀杖把面疙瘩滚扁吗？谁知第一次擀面皮，我咋也弄不成景。手里的小擀杖精美可爱，可那时它却调皮捣蛋不听话。你要它擀得圆圆的像个太阳，它却擀成了葫芦形；你要它擀得薄厚都一致，它却擀得这边薄那边厚。爹嘟囔，嫌我擀的皮儿包出的饺子不好吃。娘说：“不怕。一回生，二回熟，三回就成老师傅。群儿那灵性，他多揣摩几回就行了。”还说她头一回擀饺子皮的时候，擀得还不如这呢。娘的话给了我很大鼓励。果然，我又擀了几次饺子皮之后，就擀得像模像样了。以后每到大年初一，总是我擀饺子皮，娘包饺子。记得有一年春节，娘问爹说：“今儿的饺子好吃吗？”爹说：“好吃得很！”娘说：“是群儿擀的皮儿！”

## 三唱煮饺子，我爹烧旺火

饺子包好了，时辰也到了。我爹对娘说：锅里水开了！一口大铁锅，就在锅台坐。咯吱咯吱响，滚水唱歌。灶膛烧硬柴，呼呼腾烈火。火大浓烟少，家安幸福多。揭开木锅盖，饺子往里撮。一锅煮百饺，百饺需旺火。我爹又把柴火添，霎时光焰千度热！煮得头滚开，添水盖住锅；煮得二滚开，添水盖住锅；三滚再煮开，饺子就熟了……

我家每年过年下饺子的场面，热烈又红火！我娘在厨房里和东厦的台阶上，都盘了专门烧柴火的土锅头。大年初一煮饺子，总是用的东厦台阶上的这个“蒸馍锅头”。它灶膛大，很“利火”。娘平时蒸馍就使唤它，因此它便有了名号。别的锅头，难得有这种荣耀。我爹有一套煮饺子的方法论。他主张“一锅饺子，要煮开三次，点两回凉水”，原因是“饺子要煮熟，不能在滚水里煮熟”。他说锅头的饺子是真正熟了，而滚锅煮的饺子，外熟里生，皮都挣了，馅儿还没熟透。由此看来，他是我家煮饺子的高手。因此，煮这新年头一锅饺子的人，非他莫属。我们忙着包饺子的当儿，爹早就给蒸馍锅头上的大铁锅里添了水，并且在灶膛里燃起了熊熊火苗。为了煮好这锅饺子，爹提前做了许多功课：他从柴火垛里挑出干树枝，不要粗的，也不要细的，只选锨把那么粗的。他把精选的柴火砍成吃锨，齐整整码在锅头前面。只等到煮饺子的时刻，演绎出十分给力的干柴架火！

长空爆竹声，我家热气腾腾。饺子好啦，饺子好啦！娘使大笨篙把饺子舀到一个个盘子里，边舀边念叨：过年呢，老先人老祖宗、老爷爷老奶奶，都来吃饺子吧……

饺子的三段小曲儿唱完了，曲虽终，意未尽，我深深沉浸在饺子馥郁的香气之中，如醉，如痴。俯仰天地，尽察万类，我望见由饺子幻化的祥云瑞霭，正弥漫乾坤，给欢度春节的芸芸众生，带来幸福而美好的温馨……

凡人情思

## 最是团圆年味浓

■淮战科

年味，似乎总是伴随着腊月的脚步。进入腊月不久，日渐浓郁的年味便扑鼻迎面而来，耳畔间或听到小孩们“噼噼啪啪”的放炮声，空气中开始荡来久违的烟花爆竹特殊的香气，稍一抬头可以望见有人家在擦窗户，集市上商场里置办年货的人渐次多起来，街上开始拉电线张灯结彩，写春联的支起了摊子在大红纸上龙飞凤舞挥洒金粉……耳之闻，鼻所嗅，目及处，皆是年味，越到年根味越浓。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过罢，年味才依依不舍地散去。

这也难怪，年，或者说春节，是中华民族、中国人家国基因里最要紧最隆重、最喜庆最热闹、最团圆也最温馨的节日，从大年初一乐呵到正月十五，都谓之“春节”。不过十五，都不叫“过年”！足见在龙的传人心目中，春节的分量远超过清明超过端午超过中秋，超过一年当中所有的传统节日。甚至可以说，其他的传统节日加起来，也难抵得上过年。

老话讲，穷一年不穷一节。这一节，说的就是春节。再贫再难的家庭过年也要大方一回、“奢侈”一回。特别是老辈人讲究，有着浓浓的仪式感。每年小年，家家户户就开始大扫除，到除夕再把家里家外拾掇一番，直收拾得窗明几净，利利落落，豁豁亮亮，贴上窗花，贴上春联，照壁贴上“开门见喜”，树身贴上“栋梁之材”，甚至牛棚也贴上“六畜兴旺”，营造出一派吉祥喜庆的气氛。大年初一早上，燃一挂鞭炮，放几堆烟花，炸出热热闹闹的响动，炸走旧岁的晦气，炸来新年的好运。煮一锅香喷喷的饺子，配四碟或六碟荤素搭配的小菜，中午时还要窳儿碗年前就装好的蒸碗，温一壶散酒。吃完早餐，换上新衣，走街串巷，互拜新年。贫穷如《白毛女》中的父亲杨白劳，也要“扯上二尺红头绳”，为他“喜儿”扎起来，图的就是个吉利，就是新年过上好日子的彩头。现在，欣逢盛世，人民生活水平芝麻开

花，平日子里也吃得香穿得好了，从苦日子熬过来的人谁不感慨：“如今天天在过年啊！”但春节，仍是国人心中的“盛典”，连老外都喜欢上了红彤彤的“中国年”。2023年12月22日，第七十八届联合国大会更是通过决议，将春节（农历新年）确定为联合国假日。真是民富国强，今非昔比！

我的老家在农村。小时候，家里兄弟姐妹多，劳动力少，经济拮据，平日吃穿用度都很节俭，连白面馍都吃不上。我心里便总盼着过年，因为，过年就能吃白馍穿新衣了。刻在记忆里的年味，既有散发着馥郁油香的麻花的味道，也有大年初一早上热气腾腾的饺子的味道，还有飘溢着缕缕麦香的白面饅馍的味道……

那时候，一过腊八，村里人家便开始轮流煮油。煮油，是家乡方言，就是炸麻花。之所以要轮流，一则是因为炸麻花用人多，需要邻里间互帮互助，二则是要用村里唯一能放到院子里支油锅的铁灶台。每年腊月煮油的头天后半晌，父亲就提一根结实的木杠和一盘绳，领着哥或者姐到上一家把铁灶台抬回家。我十来岁有力气时也开始抬，虽然费劲，但心里很乐呵，因为第二天就可以吃到又鲜又香的麻花了！母亲当晚和好面，和父亲一道把面揉好，切成一截一截十多公分长、三分公分宽的长方体，一截叫“一剂”，一剂刚揉搓一根麻花。剂子用油涂抹好，一摆一摆放到海盆里码放整齐，盖上盖子，静待第二天一早帮忙的本家和邻里来了，大家围着案板而坐，一起忙活搓麻花。这成百个“剂”儿，在海盆里一摆将一夜，俗称“卧剂”。

煮油费人手，人手少了不行。我那时还小，搓不了麻花，但大家也离不了我这个小帮手。我既负责给灶台上添柴火，又负责端着簸箕跑来跑去往北厦里送炸好的麻花。这添火也有讲究，不能添得太旺，让油滚得过了，也不能续不上，让油温降下来，要匀

着添，“不温不火”。就这样，七八个人，百十条麻花，一炸将近一天。满院里飘着的浓郁的油香，飘过房脊，飘过院墙，飘到巷里。家里煮油家外香，走在巷道，闻见油香，村里人便能猜个八九不离十，“这是那谁屋煮油哩”。

烧沸的油，初闻很香，沁人心脾，久闻则腻，上头发闷，像喝多了酒一样，醉醺醺的。我后来看过资料说，这叫醉油。因此，麻花全炸好后，母亲就调些凉拌蒜豆芽和油炸豆腐丝，把一个白萝卜切成丝，熟点葱花，发点面，洒两个鸡蛋，倒点醋，做出一锅白萝卜丝蛋花酸面汤。大家就着蒜菜，吃着鲜香热乎的麻花，每人盛一碗白萝卜丝蛋花酸面汤喝下去，油醉便解了。

母亲心灵手巧，是街坊邻居公认的“巧手”。每逢过年，母亲都会召出来平时舍不得吃的白面，蒸白面花馍。她像变戏法的高手，案上的面团被她手一捏、刀一切、筷子一压，就成了莲花状；再拿块面团一揉一捏，就成了“鲤鱼”，“鱼”嘴衔上片红枣，用两粒红豆给“鱼”点上眼睛，寓意“连年有余”“红红火火”。遇上哪个生肖年，还捏哪种生肖。母亲还善剪纸，用五颜六色的花纸，剪出“喜鹊踏枝”“双喜临门”，以及金牛、瑞兔、玉兔等生肖窗花，贴在每间房的窗户上，再配上父亲给每间房门书写的大红对联，简朴的家立时就被装扮得年味十足。

如果说，小时候心中的年味是过年能吃麻花、饺子、白面花馍等好吃吃的味道，是穿新衣、放鞭炮的味道，是看热闹、收压岁钱的味道，成年后，我越来越体悟到，团圆才是年味的真谛，是咱中国人过年的意义！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、满堂儿孙齐欢聚，一家人团圆在一起，开开心心，其乐融融，亲情涌流，是比什么都要浓厚的年味。

记得上中专时，为节省家里开销，减轻年过半百的父母的辛劳，我不假暑假报名



鹤雀楼

游子  
（油画）  
王寅峰 作

食百姓记事

## 走舅厦

■李栋花

眼花缭乱。我心无旁骛地关注窗外，车到终点站也不知道。母亲迅速拿起行李抓紧我，随着争先恐后的人群涌出站台。

我认不清方向，东瞅瞅西望望，一脸茫然不知所措。母亲回头喊我，要快跑赶往河口坐渡船。我稀里糊涂拽着母亲的衣服，随着潮水般的人流向坡下跑去。人群中响起喇叭声，一辆站满行人的卡车不停地按着喇叭叫人让路。然而，奔跑的群体在车人混杂的道路上谁也不礼让，司机只好跟在人身后穿插前行。我拽拽母亲的衣襟说：咱们也坐车吧！母亲摇摇头说：出门在外花钱的地方很多，能省就省，没必要花那冤枉钱，两条腿跑快点就行。母亲拉紧我，迈开她那缠过又放开的萝卜脚，专注着赶路的速度，我却望着当地叫卖的小吃，不由得舔了舔嘴巴，不情不愿地跟着跑。

紧赶慢赶到渡口，要上船的人已排成长龙，我们错过了第一艘渡船，有幸被划入第二艘渡船的后十名内。河岸与船之间搭一条一丈有余的木板，板面宽不足三尺，下面是流动的黄河水，水面荡起丝丝涟漪。我见水波晃荡，不敢迈步向前，母亲背好行李，把包袱绑在腰间，双手牵着我一步步挪过板桥，下到了船舱底。船能载六十人左右，先上船的人已占据有利位置，后来者只能在中间挤，中间无抓手也无靠板，只能相互拥挤而上。母亲把行李放在脚下，双手紧紧地护住我，让我靠住她身体尽量站直站稳。船上四周站着手持长竿的船工，大声呼喊“开船啦”。船公吆喝声起，黄河号子开唱，船工不停跑动交换位置，轻松和谐愉快。我晕水又晕船，意识逐渐模糊，靠在母亲身上睡着了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睁开眼发现船舱内静悄悄，人们满脸严肃不说一句话。船上也没有热闹喧哗声，我抬头想问话，母亲使个眼色，弯腰对准我耳朵低声说：宁低头，不说话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吓得低头不语，漫长的宁静让人窒息、恐慌。随着时间

流逝，船工开始跑动，号子随声而起，舱内恢复话语，气氛慢慢热络起来。母亲见我茫然，小声告诉我，刚才船在水中遇上漩涡船身打转，大家心中害怕不敢乱言，怕说了忌讳语言受谴责，因此安下心来观察变化。还说只要船工高声喊唱、互开玩笑，船就行驶在安全之中了。出现船工沉默不语，船在行驶中可能遇上麻烦或危险，船上的人要保持沉静，千万不能喊喊乱叫、扰乱人心。母亲的叙述使我第一次知道死亡对生命的威胁，生死一瞬间，危险就在身边。所幸我们一船人有惊无险，顺利渡到岸边。

下了船，母亲买了两碗白开水，说饿了吧，喝点水吃口馍，趁早赶路。我还没调整好心态，她又督促我手脚麻利点，到潼关火车站还有十十里，全是上坡路，天黑前一定要赶到，坐上这趟火车就安全到达灵宝了。我望着爬行的卡车发呆，母亲说别望啦，我们抓紧赶路。母亲的意志和决心如此坚强，想坐汽车的希望落空，走舅厦的激情也随之淡化。我走累了，也认怂了，却不敢停下步伐，默默随母亲身后，无奈地往前走。第一次过潼关，睁眼什么都看到了，又什么都不知道，只记住快走，快跑，快赶路。

后来我才知道潼关到灵宝有三趟车次，母亲之所以选择这趟列车，是因为这趟车大小站都要停靠，运行慢票价低。还有一个原因是这趟车到达灵宝天刚亮，上车后能睡觉休息，能省去住旅社的费用。贫穷限制人享受生活的权利和思维，却开拓了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精打细算的智商，母亲用省出来的钱为舅厦人买了礼品。

在灵宝火车站，母亲买了两小碗玉米糝，这是两天来我娘俩吃的第一顿热乎的汤饭。金黄色玉米糝软糯可口，喝着嘴里味浓口香，直到现在想起还回味无穷。母亲说还有四十多里山路要走，我很听话，吃饱喝足，增强体力，以减轻对母亲行路的拖累。对走舅厦的想法已没了兴趣，只有行程和好奇。东方露出鱼肚白，我和母亲开始当

看护学校，而且还报了一次寒假护校。学校为确保假期宿舍楼用电安全，把宿舍楼的电闸关掉了。除夕夜，我一个人躺在空荡荡、黑漆漆的宿舍里，听着窗外此起彼伏的爆竹声，想着翌日就是大年初一，回想着往年和父母哥哥一起包饺子、玩扑克、看晚会、熬年夜，家人围坐一起的一幕幕亲切的情景跳到眼前，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成了我彼时心情的美好写照。那时，手机还没发明，更不要提视频通话了。谁能想象得出，除夕夜里，一个身在异乡的学子孤单地躺在黑暗中，躺在千家万户兴高采烈迎春的欢欣中，孤寂一阵又一阵袭上心头，枉自黯然神伤！子夜，远处近处的鞭炮声忽然叠加在一起，密集浓烈地响成一片。我知道，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！那一刻，两行泪水夺眶而出，恹恹滑下脸颊。我愈加想家，愈加思念亲爱的爸爸妈妈，愈加懂得过年团圆的珍贵。

2003年春节期期间，刚过古稀之年的父亲因病辞世。生离死别，肝肠寸断，整个春节笼罩在悲伤之中。好在母亲身体硬朗，给了我们莫大安慰。一位朋友曾随我回村看望母亲。朋友羡慕地说：“你好幸福！老妈健在，有老家可回。我妈过世早，这些年过年我都没老家可回！”朋友感伤的话语，也令我感慨万千。有道是，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父母在的地方才是家。所以，每当母亲生病我陪侍在侧时，我都会开着玩笑给母亲鼓劲：“没大毛病！您要给我们活出个长寿榜样来！”不为别的，就为逢年过节兄弟姐妹能陪母亲一起享受团圆的年味，享受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。每年春节，我们陪着母亲进饭店，一家老小欢天喜地吃团圆饭，陪着母亲上街看灯展，让大半生抚儿养女、勤俭持家的老母亲乐享晚年。家有高堂年味更醇，也是做儿女的莫大福分！

去年九月，九十高龄，给我们活出长寿榜样的母亲走了。今年春节，母亲和父亲将在天堂过第一个团圆年，而我们兄弟姐妹也将度过第一个没有双亲的春节。对我们来说，这个春节将少些欢乐的味道，多些怀念的思绪。但我们衷心祝愿万家团圆，普天下的儿女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，和父母团聚，承欢双亲膝下。因为，最是团圆年味浓，亲情暖心幸福多！